

牧齋有學集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二

墓誌銘

卓去病先生墓誌銘

去病姓卓氏名爾康其爲人孝于親忠于君篤厚于朋友以通經術講經濟爲能事孤峭介特以世道爲已任雖其生值叔季身沈下僚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信之無異詞去病杭之塘西里人父光祿署丞明卿能詩結客諸老先生皆字之曰徵甫去病徵甫之少子也而出後于其兄學錄文卿少有至性事三母皆盡孝萬曆壬子舉鄉書本生母卒終喪三年哀動

路人此其孝于親也憤時俗重進士科糞洩乙榜厚
自灑濯務使所居官大授祥符教諭署儀封封丘假
守許州所至頒立教條醺雍河築圯城爲百世利入
爲國子學錄轉兵部司務陞南京刑部主事工部屯
田司郎中在司廳危言覈論動引古誼兩尙書便文
老吏皆屈已從之左遷常州府簡較徙大同推官盧
公象昇爲督府建白兵事稍自發舒量移兩淮分司
運判不以衰晚故取看囊一錢歲大侵涕泣爲淮人
請賑語切直多忌諱用是罷歸甲申之難早行呼憤
涕流漬床席不踰年而死此其忠于君者也兒時與

胡胤嘉休復同學嚶嚶好古長以許孟中高存之二
君子爲師友休復選庶常卒官爲木主祀于中雷之
左并祀休復父太公及壬子舉主余御史之無後者
與人交寬論不知已而嚴于知己後門寒雋傾身慰
藉鉅公要人片語責望終身不交一言晚而與余定
交語人曰吾得此友藉以報塞國家非以爲交遊光
寵也其相期待如此愍六經之學不違而師倬摩跡
編削句籒字櫛期張衆目爲羅以蒐獵聖賢之指要
作易五十卷詩學四十卷春秋辨義四十卷茂苑
相國進講春秋將錄其書以獻去位不果上萬曆間

河決山東去病年二十與休復落第居金陵遣老丁
生裹糧視張家堰口諸生皆目笑之舟船南北迂道
沂沿訪問黃淮分合情勢作河渠議十篇旁及禮樂
郊廟財賦漕運錢法官制六要會要各有成書而尤
詳于武備人皆易之謂希上兵法耳比官雲中而哈
卜之議起卜者順義王後也西哈市馬以卜爲儉
疋取我一金而陰啗哈金強半謂之啞食哈恨而謀
併之乃好言謾我卜陽事天朝陰導天朝若捨卜
而固與我願併力爲漢圖諸降部落却附從中
蠡起可反手滅也邊吏皆盱衡鼓掌謂侯封可契

戾取去病奏記盧公謂邊吏不知大計其故有三卜
四世保塞今棄之以媚哈諸磬謂漢少恩不足恃
賴一也哈易我而畏 謾言爲我圖 所謂空給王
烏耳二也哈圍歸化城十五日不解卜街我甚必東
走以孽我三也計莫若宣諭西哈保全殘卜堂堂正
正存中國大體我一言而解卜圍柱卜謾銷 諜此
所謂知大計者也盧公大悟趣下邊吏施行宣雲遂
解嚴當是時盧公嚴重去病朝見屬吏罷輒開後堂
延去病上坐部折謝不敏隅坐請事議上時漏下二
鼓盧公炳燭傳籤質明而事定于是向之易去病者

詔去病果知兵又惜盧公能用去病而坐視其抑沒以終老也崇禎末中書沈君廷楊以海運超拜特疏請余開府東海設重鎮任援勦去病家居老且病矣聞之大喜畫圖系說條列用海大計惟恐余之不得當也疏入未報而事已不可爲去病晚歲論兵端爲東事及其所期許于余者至是而心灰夢斷臣精銷亡不復能久居此世矣此可爲痛哭者也去病卒甲申十一月廿九日年七十有五妻李氏側室劉氏詹氏子三人向人伊人皋女一人皋以乙亥歲塋去病于皋鶴之阡抱其遺書哭而請銘于余余見而悲之

余嘗謂去病以文士喜論兵述戰守勝負之要似尹
師魯遇事發憤是是非非無所忌諱似石守道歐陽
公論守道曰其違世驚俗人皆笑之則曰吾非狂癡
者也然則天下之士雖知去病其能推其用心而哀
其志者則亦鮮矣去病有集二十卷余爲之序曰百
年而後深思尙論想見其爲人亦必有如余之廢書
嘆息泣下沾襟而不能自止者蓋其言之而益信銘
曰

世之稱君咸擬以儒林廉吏琬琰刻鏤余之惜君
則嘆其長情奇志怫鬱于下泉鶴皋之原宿草芊

眠此何祥邪有光間于斗牛之間嗚呼張華雷令
不可得矣孰知其然不然

新安汪然明合塋墓誌銘

崇禎癸未余遊武林之西溪然明偕馮二雲將訪我
綠萼梅樹下酌酒譚燕驩若平生亂後客從武林來
數問然明起居皆曰然明蔭藉高華賓從萃止徵歌
選勝狎主詩酒之盟微然明湖山寥落幾無主人矣
已而重遊湖上如客之云與然明握手一笑又數年
然明卽世余往弔之則墓有宿草矣嗟乎自有湖山
以來靈人韻士流留興會長與山光水色相御于無

窮承平之世天地暢悅草木丰容園池極目歌舞載
塗山不益而高也水不益而深也若夫喪亂之後焚
如突如陵彝壑改于斯時也命觴載妓左絃右壺聊
復以吹噓朔風招邀淑氣是亦造化所使爲勾萌甲
拆之魂兆也如然明者非與然明歿湖山遂無主人
矣一觴一咏載色載笑俛仰之間邈然終古峴首之
涕牛山之悲又于吾身親見之是能不爲之嘆息哉
按狀然明姓汪氏諱汝謙先世出唐越國公宋秘書
丞叔敖分居歛之叢睦祖某周府審理父某萬曆丙
子鄉進士生五子然明其季也然明生十三年而孤

嶄然如成人事其母捧手肅容視氣聽聲九十年如
一日人以爲白華之子事其諸兄若姊同仁均愛絕
少分甘人以爲棠棣之弟撫孫卹甥睦嫺收族三黨
婚嫁塋霾于我乎取人以爲有葛藟之仁緩急扣門
不以無爲解分宅下泣側席而坐存亡死生不見顏
色人以爲有伐木乾餼我行收卹之義蓋其爲人量
博而智淵幾沉而才老其熱腸俠骨囊橐一世之志
氣如洑流漬泉觸地涌出所至公卿虛席勝流歛集
剎之觀潮之客三竺漉囊之僧西陵油壁之妓北里
雪衣之女靡不繫箱捧席傾囊倒篋人厭其意留連

而不忍去其心計指畫牢籠幹辦之器用如白地光明之錦裁爲襦袴罄無不宜其精者鉤探風雅摹榻書法編次金石寸度律呂雖專門肉譜不能與之爭能其狃者用以點綴名勝摒擋宴集舫舳靚演聲轂載精旨杖函履屐咸爲位置及乎彌留待盡神明湛然要雲將諸人摩挲名蹟吹簫摘阮移日視蔭乃抗手而告別然明蓋世之吉人邦之壽考太平之遺老刼後之種民吾所謂造物之所使者而豈徒哉然明生萬曆丁丑八日卒乙未七月年七十有九娶吳氏相夫刑家具著儀法字庶出子逾于已出閨門頌之

物齋有學集 卷三
與然明齊年以丁酉四月卒年八十有二子玉立以
高才生有聞次繼昌出爲仲方公後已丑進士官湖
廣按察司副史女二人孫男女若干人塋于玉岑山
之新阡于是玉立排纘事狀泣而請銘昔李文叔記
雒陽名園謂園林盛衰關天下之治亂田叔禾志西
湖則以版蕩淒涼偏安逸豫次湖山勝覽之後今余
銘然明墓回翔今昔有餘感焉銘曰

斯晨斯夕兮假日宴游朱絲綠浪兮紅粉丹丘伊
人云亡兮誰樂爽鳩嬉春罷詠兮竹枝輟謳夢夢
月鏡兮沈沈金牛孤山鶴怨兮古洞猿愁吁嗟夢

華兮孰知我憂紅牙紫毫兮申寫風流鑽辭陵谷
兮于彼千秋

李貫之先生墓誌銘

嗚呼百年以來士大夫沿襲浮華傭耳剝目不知學
問爲何事自文淵中秘之藏祖宗儲以養士館閣巨
公不復問其扁繡而況匹夫庶士有能知而好之者
乎有能知而好好而讀讀而好學深思不以謏聞曲
見穿穴啗蠹者乎萬曆中江陰有李君貫之窮老盡
氣搜緝聖賢遺文其于六經四部聚之勤讀之力而
守之固斯可謂強學力行強立不返之君子也君諱

鶚翀字如一後以字行字貫之少應進士舉多識古文奇字不中程再自罷去家世力耕給公上供伏臘其餘悉以購書搜閣本訪逸典藏弄刊編鬻翰老而食貧指其藏書曰富倚鄭矣故曰聚之勤其讀書也闕必補譌必正同異必讐勘痛不輟業衰不息勞倣宋晁氏元氏書目自爲詮次發凡起例井如也故曰讀之力論學以六經爲淵海以箋疏爲梯航謂朱子于戴記未有成書網羅鉤貫撰禮經緝正易簣時猶自幸徹簡故曰守之固而君子先民之遺書非苟知之而已也事祖父母致敬盡毀撫弟妹分甘讓肥

舉止方重不苟訾笑冠婚喪祭遵用古典立先廟置義莊廳事懸高皇帝聖諭六族詔告族黨老居南村歲時祭奠徒步往返鄉人觀禮焉天啓中羣小附桮人亂政每嚙齒唾罵繼以泣涕繆宮允昌期妹之夫也御史應昇弟子也相繼械繫君執應昇手曰勉之李氏有人矣詒繆書曰生平學力方寸裁決吾不惜爲王炎午斯吾所謂強學力行強立不返者也君晚與余定交束書飾贊用士相見禮十五年間書筒奚囊百里參錯遺文掌故取次弋獲宿春相聞若傳遞焉余有事正史以謂如君者長編討論可援爲助君

嘗詒書姚叔祥訪求鄭端簡后妃權倖等十二傳其
意亦以余爲可助也君沒無相余者矣予腕顛世
道交喪滄桑劫火相挺繼作汗青頭白不可復問矣
嗚呼史氏之難也廬陵涑水五百年不易遘劉道原
徐無黨之流天亦靳而生之耶天旣生君畀之以多
聞纘言顧鐫削其遺經使之老而微歿而燔耶抑亦
儒行禮宗上帝所閔重殘膏流墨與褒衣法冠俱還
冊府不慙遺斯世耶君疾革正冠危坐詔諸孫曰我
于三不朽無一不敢稱學者窮經問字虞山吾心師
也丐一言銘我足矣越十一年乙酉國有大故渴塋